《无间道II》：恶之花  
我真喜欢倪永孝这个角色，我觉得《无间道II》就是为他拍的。  
  
重看《无间道II》之后，我熨好了自己洗干净的所有衬衣，穿上一件，挽好袖口，假象我自己是倪永孝，默默地体会他倒在弟弟怀里时的心情。  
  
真是个很好的结局，对于倪永孝，那就是最好的结局。   
  
他拿枪指着韩琛的头，却没有扣动扳机，他倒在弟弟的怀里，发现了这个警察卧底的对讲机，却默默地掩上了他的衣襟，他死了，十几分钟之后，他竭力保护的全家人被枪杀在夏威夷，那里有大海和花园里盛开鲜花的房子，却没有他的归所。  
  
这真的是最好的结局，设想你是编剧，你能为他找到救赎么？   
  
不能，对不对？倪永孝是个坏人啊，他不配被这个世界原谅，也不配得到任何人、任何神的救赎。   
  
你总不能写一个黑帮老大因为有一颗顾家的心而让他逍遥法外，在监牢中一生悔过的结局也不适合他，那么何不让他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死在全家人的前面，至少让这个男人不用去那所夏威夷别墅，亲眼看血泊中最爱的人们。  
  
《无间道II》在我的感觉里远比第一部要好，但是我搜了一下网上的影评，评分却显然低于前作。  
  
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可期待的，第一部里，你可以期待梁朝伟这个精神濒于崩溃的卧底如何绝境一击惩恶扬善，或者也可以期待刘德华这个黑帮卧底能改邪归正，和他心爱的女人结婚生子，但是《无间道II》不同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黑色过度弥漫的城市，少见阳光，每个人在故事开场的时候就站稳了立场，再不肯动摇，这些男人们搏杀，直到倒下，也不说一句忏悔的话。   
  
我可以这样来形容《无间道II》：两支完全由弓箭手组成的军队，他们站在射程之内，各自只带了一支箭，也没有任何隐蔽物。而在开局的时候，他们的箭都已经射了出去，于是只能站在那里，听着箭刺破风的声音。慢镜头，镜头在夕阳下的天空中缓缓划过，箭雨交错而过，奔向各自宿命的终点。  
  
如果此刻你是那些弓箭手中的一人，你会怎么样？哭嚎？颤抖？或者只是深深地吸一口气，站直了，默默地等待。  
  
又或者，他们根本就是那些已经离开了弓弦的利箭，一往无前地冲刺，无论前面是鲁缟或者南墙，他们都射过去，洞穿，或者撞得粉身碎骨。  
  
他们是这样出场的：  
  
黄秋生坐在仿佛教堂的会议室里，细微的阳光从百叶窗中透进来，他的对面，曾志伟闷头吃饭，他在说一个不知有没有听众的故事，他说“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没尸骸”。   
  
小混混陈冠希提着一只装着枪的纸袋，穿越嘈杂的闹市，凝视橱窗中昂贵的Rolex，下一步他要去杀一个年迈的黑帮教父倪坤，这个人的势力之庞大，只要伸一根小手指就能轻易碾碎他。而陈冠希没有显露出犹豫，为了买一块Rolex，或者为了讨好一个叫做Mary的女人。  
  
而那个叫Mary的女人点燃一支烟，用很平淡的声音对他说，“做女人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男人好，叫我做什么都行”。  
  
她的男人却不是陈冠希，而是那个闷头吃饭的曾志伟。回到那间仿佛教堂的会议室，曾志伟抬起头，擦擦嘴，对黄秋生说，“我这条命是坤哥给我的，我帮你对付他，还算是人么？你也会瞧不起我的对不对？”   
  
这是无解之局，谁也不会后退，谁也不会后悔。   
  
而倪永孝呢？他出场的时候是去找他的警察弟弟余文乐，因为他的父亲倪坤死了，“要通知所有的家人”。  
  
编剧没有交代为什么倪永孝那么在意他的家人，也许他是个巨蟹座。其实很多人都在意家人，但是他们更在意自己。倪永孝不同，这个男人的智商和冷狠交织起来，组成了完美的教父，但是天晓得为什么，他屡屡把自己放在绝境中和警察相对，却始终把家人放在最安全的地方。  
  
小时候看电视，总喜欢问的问题是，那是好人还是坏人。爹娘总是很烦这类问题。但那时这就是最常见的逻辑，坏人强大而狡黠，充满了私欲，终必倒在正义的手下。倪永孝大概不会问我问的问题，不会区分好人和坏人，因为他早已选择了立场，他把人分为“友方”和“敌方”，在他的世界里没有“正义”，但是有“爱”。他爱他的家人，也就是他唯一认可的友方，为此他可以冒很大的险，杀很多的人，乃至于坦荡地把自己的生命押上赌桌。  
  
大概是因为没有了家人，他不能独自生存吧。  
  
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为了其他人而活着的，如果一个人只为了自己活着，我会觉得他的日子过得很悲摧。所以每个人都有弱点，倪永孝也有，他始终那么镇静，永远胜券在握。在倪坤，他的父亲，被杀的晚上，所有家人都茫然失措，只有他站起来说要去给父亲买包烟。买烟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倪永孝在那段时间里解决了倪家旗下四个试图反水的大哥，用了三个电话，然后他去喝酒了，在他父亲经常光顾的大排档里默数过去的时间。他很早就准备杀掉那四个人，但是他忍耐到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，在这个时机到来之前他甚至举办了一次家庭聚会邀请他们参加，其乐融融地和他们抽雪茄。他从最初就决定要为他的父亲复仇，但是他一直沉默，直到时机到来，他忽然刺出了最凶险的一刀，对韩琛，对黄秋生，也对Mary，他在黄秋生面前打开密码箱的时候带着异乎寻常的冷漠，刻骨的仇恨和胜利之后的咆哮隐藏在他的冷漠中，异常狰狞。但是他两次失去控制，第一次因为他的父亲，黄秋生说要开一瓶香槟庆祝他父亲的死，第二次因为他的家人，韩琛掌握了他远在夏威夷的家人。两次都发生在相同的大排档，那里的黑夜和寒冷加深了他的狠厉，第一次他忍住了，第二次他没有，所以第二次他死了。  
  
我想如果倪永孝当时没有激动地拿枪指着韩琛的头，是否黄秋生就没有开枪的理由了？按照法律来说是如此的，最多不过被拘捕和终身监禁吧？但是倪永孝只是说出了那句他铭记在心的父亲的教诲，“出来混，早晚都要还。”他没有放下枪，却也没有开枪，所以中枪死去。  
  
他准备为他所做的一切做出偿还了，这个男人在香港回归前、黑帮时代结束前用尽了全部力量,为了他的家人做了一次华丽的挣扎。他耗尽了力量，他无从奋起了，这只黑色的鸟从天空里直坠下去，猎枪轰鸣仿佛礼炮。  
  
黄秋生是持猎枪的人，自始至终他抓住了倪永孝的弱点。从怂恿Mary杀死倪坤，派倪永孝的弟弟陈永仁去当卧底，直到最后的一枪，他始终握着倪永孝的弱点，让这个凶险的男人无从挣脱。  
  
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不开心，因为他们都太执拧，其实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倪永孝其实是唯一圆满的一个。黄秋生完成了他对罪恶复仇的伟业，但他开心么？我不觉得。但是在倪永孝默默地掩上弟弟的衣襟，把“我的亲弟弟才是那个卧底”的秘密埋藏在即将停止工作的大脑中的时候，我想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他为他的家人，自始至终，直到最后一次呼吸。  
  
他圆满了，因为他死了。  
  
也许Mary也圆满了，因为她也死了。  
  
这个故事就是那么灰色，用一些悲伤残忍的故事教人不要太执拧。  
  
OK，就是这么样一个故事。你是倪永孝，你是一个弓箭手，在你的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你已经站在战场上了，没有隐蔽物，手中只有一张弓和一支箭，对面射程之内是你的敌人，你的背后是你最最在意的东西，家人，或者其他什么。   
  
你该怎么办？  
  
你会拉开弓，射出你唯一的箭，同时挺直身体当他们的盾牌么？